

# 安家之危

回府后，我一路火急火燎的往回跑，离老远听见屋里有人说话。

「灵犀又粗又馋又懒！你要是不把她塞进那个狗屁的灯会！她能嫁给那个狗屁太子吗！她狗屁不会！我们瞅她都来气！太子看她还不更生气！」

「娘子，你忘了我表妹的女儿嫁给商贾人家，不出两年就被他家的妾室给害死了吗。你娘家三哥的孩子，嫁给一个穷秀才，人家功成名就把她这个正室寻借口休了你也不是不知。那灯会去的都是高门子弟，灵犀去了即使不受宠，也断不会有性命之忧啊，这样的门户为了名声也不会不顾正妻的死活啊。」

「那她怎么能嫁给太子！！这天下未定！她去的是龙潭虎穴！！外头说的有多难听，说我女儿攀炎附势不择手段！那是我下的蛋！她有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吗！她但凡有那个手段，也不至于小时候天天挨我揍！！我每天提心吊胆！天天做梦她犯错被太子打死了！」

我跟小夏还有引路小厮站在门前面面相觑。

」「老爷夫人！太子妃回来了

「呀，是我貌美如花乖巧可爱的女儿啊！」

「娘，您大可不必，我都听见了。」

「看，这就是为啥你小时候总挨揍。」

「娘，我很懒很馋很笨吗？您一直说我是仙子下凡投胎，冰雪聪明，是您的宝贝。」

「昂，生都生了。」

「娘，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您和爹是这样看待我的，我很伤心，我要走了。」

「吃东坡肉吗？娘做的。」

「吃。」

爹和娘原本还一脸忧心忡忡，看我吭哧吭哧吃的很香，就又开始嫌弃我，嘟嘟囔囔。

「太子不嫌你吃得多吃得多吗？」

「嫌。」

「那你还吃。」

「爹，娘嫌你袜子臭吗？」

「嫌。」

「那你为何还不换。」

「吃吧，多吃点，两块够吗，再给你一碗饭。」

娘根本没生病，就是实在惦记我，寻了个不容推辞的借口，把我叫回来看看我是不是还活着，跟娘汇报了我的近况，报喜不报忧，他们俩才舒了口气。

回家的日子实在安逸，一住几日实在不想走，吃饱喝足还可以揍弟弟妹妹消化消化。

住了四五日的时候，太子来了。

太子是天黑后乘马车来的，毕竟太子妃回娘家一呆数日不思归家也不是什么好事。

听着外头通报声传进来，爹娘便去正厅接待，而我想起来当初走的匆忙，一声也未吭的待到现在，心里有些慌张。踌躇了半天，打算装病躲过这劫。

我偷偷唤小夏给我去搞一条热毛巾敷在头上装发热，用手使劲拍打脸颊营造出自然的红晕。一会便有人来叫我，我只称报病不能起床。

听到有人过来的脚步声，我一把扯下毛巾塞被子里，迅速躺在床上，双眼迷离，装成病到脑壳发昏的样子。

太子，爹，娘，我，小夏，空气里突然弥漫着一股尴尬而又诡异的气息。

「咳咳咳，太子来啦，咳咳，恕我未能起身迎接，实是病的难受，咳咳，咳。」

「犀儿，你方才还吃了两大碗米饭，扬言去教导你弟弟的功课好寻由头打他一顿呢。」

「娘，咳，我可能是，吃多了，咳。」

「是吗」说完便过来给我整理被子，把被子往上一提，我的热毛巾就掉在地上。

「这是？」娘拎起毛巾，狠狠的给了我一个眼色。

我见事迹败露，只能顺势起身一个柔弱倒在地上，做出泫然欲泣的样子。

「太子，是我的错，都怪臣妾不知礼数，听闻娘病重，心急如焚就跑回来了，您责罚臣妾吧。」

娘一把把我扯起来，说太子并未责备，是来商议要事的。

原来太子前来，说的是纳妾的事，五天之后，宰辅柳家的二女儿，柳盈盈要过门了。

太子过来，是知会我一声，叫我早日回府，纳妾之事，我这正妻，还是需要出面喝那杯茶的。

这二女儿非正室所生，乃是一个得宠的妾室的女人，心比天高，从之前的宴会一见，也得知此女也是对太子心有属意。她嫁过来，一来满足了自己平步青云人上人的美梦，二来可以为她姐打探这府里的情况，扫除我这个祸患给她姐腾出这个正室的位置。本来娶柳家的女儿，皇上并不同意，多亏皇后一手促成。

看来，我这条狗命，危在旦夕了。

「太子，要不你对外宣称我暴毙了吧。」

「犀儿，你胡言乱语个什么！」

「娘，那盈盈我见过一次，视我为眼中钉肉中刺，她嫁过来什么意思，娘知道吗？巴不得除了我给她姐姐腾位置，你说我说的对吧太子」，既然如此，也不必装病了，我站起来坐在凳子上，也不管什么礼数了。

「有我在，不会有人动你。」

太子眸光闪动，我看不懂他的心意，我也不懂这些勾心斗角的事，我就想当个废物，没成想这么难。

「你无恙便好，一会我带你回家。安县令借一步说话，有事相商。」

太子跟爹出去说话了，我苦着脸坐在屋里，娘也只是叹息。我们一家人权低言轻，左右不了这所谓大局。

不出多时爹回来，拉着我的手半晌，想说什么却又没说，最后只说一句「犀儿，爹对不起你，你是爹最珍贵的宝贝，若有一天，牺牲爹娘的性命能换你安然无恙，不要犹豫，你活着才是爹最大的心愿。去吧。」

说完太子便进来，冲着爹点点头便拉着我回府了。

我听完爹一番话，心头猛跳个不停。却不知是什么事，心里慌的要命，爹从未这样跟我说过话。

太子古井无波的一张脸，什么时候都看不出情绪。

「你跟我爹说什么了？我爹怎么了？」

「你不必知道。」

「你不说，我也早晚会知道，我爹娘姐弟若出了什么事，我手刃了你的柳纤纤。」

他眸光一滞，却并未动怒，低下头拉住我的手。我一把甩开，定不是什么好事。

「令堂不日就上任御史一职。」

「我爹升官？为什么？」

「公正廉洁，深得民心。」

「说真正原因。」

「柳家上奏提名。」

「为何。」

「你不必知道。」

「好，我这就跳车，我死了一了百了。」

说完我就扒着窗户往外迈脚，太子拽着我的胳膊一把把我拽回来，勒在怀里，轻轻的叹了口气。

「怕你不同意纳妾，升你爹的官到柳家嫡子的手下。」

我突然很害怕，真的很害怕。我以为这堂闹剧，只牵扯到我一个人的幸福罢了，我万没想到，竟然祸及全家。若爹娘弟妹因我而受牵连，我还有什么脸面苟活于世。这太子妃的位置，究竟算什么。

他似乎察觉我骤降的体温，微微的发抖。手揽的更紧了些，却什么都没说。

「是不是只要我死了，这一切就结束了。」

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也不会让你爹娘出事，我刚才已经跟你爹交待了，我的部下会护他性命，也会派人在危机关头保护他，也会保护你。这一切因我而起，我会负责到底，你别怕。」

他把我的脑袋贴在他胸口，我却只觉得冷。

「若他们想要这位置，我便让了，我这条命，也可随时拿去，只是别动我爹娘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求求你，放过他们好吗？」

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受伤害。」

「给你生完孩子，便许我离开吧。无论生死，我都要离开。」

「不许。」

直到柳盈盈奉茶的时候，我脑子都是昏昏沉沉的。一直惦记着爹娘，爹刚正不阿一辈子，若是受人摆布，会如何。到底该怎么抽身而退，还能保家人平安呢。

「犀姐姐，喝茶。」

盈盈绾起发，着了一身鲜嫩的衫。瞧着一副容光焕发的样子，脸上有些初为人妇的羞怯。

「多谢妹妹。」

我顺手接过茶想着喝一口算了，也并不想为难她，没成想这茶极烫，我一个没留神被烫的从座位上弹起来，杯里的茶水溅了满地。还有一些零星溅到盈盈身上，只听见一声柔弱的娇呼。

太子猛的站起身走到盈盈身边，关切的问她是否无恙。盈盈一双杏眼，楚楚的看着太子，小声的说「妾没事，姐姐也不是故意的，都是盈盈不好，太子快去看看姐姐是否伤到。」

「妹妹，我无意与你争斗，我劝你也别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上跟我耍心机。你来的目的我们彼此都清楚，你若真有胆识，不若今天往这茶水里给我加二两鹤顶红。我升天那天也记挂着你的好。」

我看她那副样子，气的我恨不得把她的头发一根根拔下来，给她拔成一个秃子，这种小儿科的手段也往外使，果真是妾室生的女儿。



「呜呜呜，姐姐真是误会盈盈了，盈盈真是无心之失」说着顺势往地上一跪做出一副柔弱相。

真有意思，不就是希望我发火为难她，好让我在太子那落个刁难善妒的印象，好让太子责罚我吗。妹妹，我不吃你那套。

「哎呀，都怪姐姐不识好歹，竟没有好生品尝妹妹的奉茶，还伤害了妹妹的千金之躯，这可如何是好，呜呜呜，太子你责罚妾身吧」

说着也顺势跪下去，再做出一副弱不禁风委委屈屈的样子，不就是比谁不要脸吗，那你还能比过我吗？

我看着太子一脸为难的表情，心里开心的要死，甚至还挤出两滴眼泪。

「好了好了，都起来了，误会一场，这茶就算奉过了」

说着太子把盈盈扶起来，小夏把我也扶起来。

我站起身看了盈盈一眼，瞧着她满眼的不甘心。我却只想笑，任你机关算尽，太子也不可能休了我。休了我，只可能是王犀赵犀李犀来也断不可能是你姐姐来坐这正室的位置。

皇上娶了皇后，被皇后的娘家多为牵制。绝不会让儿子再重蹈覆辙，娶一个在这朝中盘根错节位高权贵的家族里的大小姐为正妻。太子日后若登基，那这柳纤纤就是皇后。若是再生个嫡子，那没准就是下一任天子。那这柳家还不更加肆无忌惮，保不准起了造反之心，架空皇上势力自立为王。

所以这盈盈使的这些小技巧俩，我着实没放在眼里。有本事真要了我的命，那我还真要感谢她。我若死了，定会下一个倒霉的来填这个坑，我家人至少无恙了。

我起身之后对着盈盈笑了笑，「妹妹，我从不是个菩萨心肠，更不惜我这条命，你们要的东西，我更是半分兴趣都没有。你若安分守己，到最后你们要的东西，我都会双手奉上。你若一再的不知好歹，也别怪我拼上我这条命拉几个垫背的。」

我对上太子的眼神，近几日他似乎也消瘦了许多，没有当新郎官的喜悦，眼角眉梢都是疲态。往日里不怒自威的一双眸，布满血丝。看着我，神色复杂。

这番话不仅告诉盈盈，也告诉太子。最好管教他心上人的走狗，别拿这些手段来恶心我。旁人不知，太子却心知肚明，这太子妃的位置，对我来说算个狗屁。现在是他太子需要我来做个挡刀的，好迎娶柳纤纤。皇上是不想太子登基后受牵制，拿我填坑。我对这位置是骑虎难下，不是求之不得。他太子在这姐妹俩心里千好万好，在我心里都是狗屁一个。

「你最好，别惹我。」

说完我就回房了，真男人，从不回头看爆炸。

夜里太子却回房住了，近几日他忙着纳侧妃的事都住在后院的凌云阁，娶了侧妃也万不能冷落也是要陪几天的。今日他却回了我这。

他来时我本还未就寝，听闻外头传报马上脱了衣服进被褥里装睡。

他进来也未多言，只是默默的叫人伺候脱了衣服洗漱，打开被子躺了进来。

「你白日里受伤没有。」

「不劳你费心。」

「你不是睡了吗？」

「呼噜噜呼噜噜，呼，咳咳嗽咳咳咳！」

我本想假装打呼噜睡着了，没想到被口水卡住呛的我满脸通红。他只好起身给我拿水，我一边喝水他轻拍我后背给我顺气。

「我知不是你的错，你不必心里烦闷，你素来不是乐于为难人的人。」

「我当然不是，我若是有心，我就一杯茶直接泼她脸上，烫她一个满江红！」

我听见他的轻笑，把茶杯收到一旁。

「我竟不知你是这样恶毒之人嘛？那我可得当心。」

「当心你还过来住，明儿你的盈盈没准嫉妒的过来我房前悬梁。」

「我虽是太子，可也有诸多无可奈何。」

「不想听，睡觉。」

他气的拍了一下我的头。

第二天起床的时候身边空空如也，我起身却只觉得头昏的要命，挣扎到桌边想喝一杯水，就沉沉的倒下去了。

醒来身边躺在床上，屋里有个人在背身写方子。

小夏在说话「宋太医，小姐她何时才能醒过来？」

「宋太医？」

我只觉得那背影看着熟悉，却一时竟想不起究竟是谁。

那身影听闻一下转过身来，是清秋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